

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旣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為設客主人問荅之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革  
頽頽世紛捐家勳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譬之  
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翳弛檐揮耨寧館庖之不繼閱蒼  
雉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乎莊周者也今子襲  
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蕭朱

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洽典邇籍油油乎  
顏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脩脩乎材堅氣良兵朝餐而待擊  
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為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或  
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嘆曰於乎嗟乎是何  
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為娛客不愧夫重  
龜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苑囊萬金以聘姝  
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  
須觀其睫暈欲寐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咳唾於湏臾  
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惆悵忽  
見竒叢異幹瑰質瑋狀至戀惜以忘歸為游揚而咏唱使客  
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為之賢愚將悠悠而無  
當粵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煙

因前時之燁燁常櫛比而雲連雖蒲萄分根於遐徼珊瑚移  
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侔旃而吾一夫之宅  
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幸  
斤斧之相踈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携琴  
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卧遊無懷華胥竹當輟爾而  
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  
頽然忘言但見脩脩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旣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  
曰吾畸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  
勢祿之途數驚而多而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攣  
腰展髀野慢以為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囑多取而無

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  
寬吾心思豈與夫搖唇觸舌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  
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嘆曰先生  
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微稼於器而菽粟不分  
冰耕露斲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嘻乎先生亦旣裂  
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  
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繇所旣知  
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渚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  
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  
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畬弓培  
寸壤歲無贏儲盖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  
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治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

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樂歲方欲發廩賡洽春秋邇無鄰  
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  
白駒文孫愿息前俟後扶嚴良日進迎猫虎也雅素時飭尊  
田祖也清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粢盛焉而神  
莫予吐盖藏焉而寇莫余侮不競不婁不莠厥土亦不穢予  
宇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  
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  
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耻於其  
鄉嘻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聞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  
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祗降  
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  
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

祥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闢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

為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敖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為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途袒裼而不知其為泥途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鏑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菴賦

宅先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旣而有居問

其名曰吾之居姑為一大菴焉而無以為之名菴之大若何  
曰吾之菴以鴻蒙渾沌為盤緣崑崙蓬萊為枕托羲和光景  
為啓閉山川烟雲為聯絡春秋花木為遊觀江湖魚鳥為賓  
客出無扃鎖入無住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  
曰異哉菴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菴宅仇師歸而言於剡  
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  
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鴟  
鳶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鴟鳶朝闔枯虺暮伺田雀投危抵  
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饒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  
自無望於騰天池而冲雲轍東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迥欲  
鮮味薄蕭森亢爽權攣卓削飢餐沆瀣倦倚遼廓若可以遊  
溟茫誇冲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

勒若是者皆累也。今宅旣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  
旣自以涵玄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蛻，擅天和於龜殼，  
固當捐忘名實消融知覺，據逍遙為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  
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騫後罩，東覽西略，達者聞之得無  
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旣師聞之微笑，  
取名更淪翁，亦輾然振襟而作。

###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薊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  
賦曰：吾聞楚江之漬，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  
云有一雋人宅居其隈，風煙微遮，雲霄去來，騷騷乎若環，群  
自束前麾幡而後羽騎，脩脩乎又若離塵，遠舉凌貝闕而登  
瓊臺，於時雪止筵敞，風微帳開，接鼓吹羅罇，疊撫群陰之婆。

娑眇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靚卉皆已聲消  
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  
為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爾物之於形久無  
不化金銷石糜川堙山罅而況工力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  
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為乎欲尋峴首之留連踵牛山  
之悲咤乃有倜儻奇士恢疎通儒洒以秋兔之毫寫以冰蘭  
之腴寢玩食閱津携張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  
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顰復笑歔歔烟偃露澗陰吐照縈紆歷  
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藥慕  
蘇門而聞笑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  
齋形返息頽然如醺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旣為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嘆曰戴子將  
隱乎抑將以為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  
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  
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為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  
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葛十晡而九  
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  
巢以竄伏聊憇憊而逃墟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為卑而  
何暇於隱何以為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  
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  
郊之獲為飽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  
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  
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

利業以闢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燁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曆以退合度子母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齟齬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為傭胥亦或以為夫一以子為羈雌亦或以為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譏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

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菜蕪賢黔  
婁賢而死不衾菜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  
務縮而圖之縮於貲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  
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闢略乎隘夫曲士  
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  
蹙然若無所容旣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  
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携孥東西竄  
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纍纍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潛然  
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烏巢於林獸  
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

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踈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子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楊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圉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旣棄不取脫鬼為人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嘆咨嗟遂團樂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庠放象舜實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

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篋爾  
塤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  
併餐衣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屨坐  
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樓霧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  
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  
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  
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旣孝旣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益如  
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  
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為孝友之里也  
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李曰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  
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  
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  
誦逍遙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  
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  
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  
囂隘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為  
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為水則波然而起不知  
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  
而木窾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  
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

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撓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憺恍之裔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真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閭公名某居靜軒剡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